「易中天」與「六小龍」

前幾天，看到一條財經新聞《「易中天」等集體表態：充分運用政策工具維護公司價值和投資者利益》。有人可能會奇怪：文化學者怎麼與股市聯繫到一起呢？其實，此「易中天」非彼易中天，並不是那位「麻辣教授」。

此「易中天」是光模塊領域的三家企業：新易盛、中際旭創、天孚通信。光模塊是影響AI算力的核心產品。中國企業已成為全球市場的主導力量。尤其是新易盛、中際旭創，不僅是中國行業龍頭，而且佔據全球前兩把交椅，故三個企業被網民親切奉送了個「易中天」的「花名」。

給企業取通俗易懂的外號，並非新事物。比如以前的「三桶油」「四大行」，從官方到民間，都已普遍使用。而近些年，此類「花名」越來越多，風格不一，百花齊放。

比如「光伏五虎」，指的是光伏行業的五家頭部企業，光伏也是中國出口的「新三樣」之一。著名的「六小龍」（宇樹科技、深度求索、遊戲科學、群核科技、強腦科技、雲深處），更是名聲大噪，將中國人工智能、機器人、腦機接口帶到世界領先水平。還有創業板「七姐妹」，則是以寧德時代為代表的七家企業，目前已佔據創業板指權重半壁江山。它們的崛起，是中國科技自立自強的生動寫照。

在互聯網行業，最早的頭部陣營被稱為「BAT」，是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三巨頭的組合。在新一代移動互聯網企業崛起後，以頭條（即今日頭條）、美團、滴滴為代表的「TMD」組合，重塑了行業格局。互聯網深度嵌入經濟社會方方面面，「大廠」交替融合，洗牌更迭。

紛繁的「花名」，堪稱：江山代有才人出，天下誰人不識君？這是民間和市場對於企業的價值認同與情緒共鳴，也是中國發展實力與魅力的動人之處。

瓜　園
蓬　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刷臉開公司

十月底，「灣區註冊線上服務專區」在珠海橫琴正式上線。當天，第一批通過這個專區辦理登記的港資、澳資企業，當場領到了營業執照。

過去港澳人來內地開公司，最頭疼的是「紙」。一份公證文書厚厚一疊，最多時有六十頁；人在香港，公司在橫琴，中間隔着一條河，也隔着一沓表格。寄、簽、核、再寄，一圈下來，熱乎的念頭常常涼了半截。

如今這套流程被搬進了手機：香港、澳門的公證文書可以電子化流轉——澳門這一項是全國首次；跨境電子簽名用「手寫簽名＋線上提交」解決，身份核驗可以「刷臉」，也可以委託律師、公證員代辦；智能預審先把材料過一遍，申報、核驗、實名、簽名、歸檔，全在線上走完。六十頁的文書，早前已精簡到四頁；現在連這四頁也不必再寄。

這套辦法，說到底是給「跨境」重新下了個定義。過去講跨境，先想到關卡、證件、排隊；現在講跨境，先想到的是數據能不能互認、電子簽名算不算數、一份公證文書能不能當電子文件用。把這些「算不算」一個個答完，跨境才從地理概念，變成可以在手機上完成的操作。

別小看這一步。截至今年九月末，廣東登記在冊的港資企業已有十萬六千戶，澳資企業一萬五千戶，港澳資企業佔全省外資法人企業的五成五。數字背後，是一個個把辦公室設在河對岸的普通人：做設計的、開餐廳的、搞軟件的、賣文創的。他們不缺想法，缺的常常只是「跑一趟」的時間和精力。有人說，融合這件事，宏大的說法叫「規則銜接」，具體的說法是「少跑一趟」。開一家公司可以像點一份外賣那樣在手機上完成，不用請假、不用過關、不用把一摞紙塞進包裹，「跨境」兩個字不再意味着額外的負擔。

灣區聽雨
黎　園
逢周四見報

勝伊一倍

人的好勝心一起，就容易困在高下與勝負的執念裏。有一則弈棋故事：某人自以為棋藝很高，和別人下棋，一連輸了三盤。第二天，別人問他昨天下棋輸贏怎樣，那人回答：「第一局我不曾贏，第二局他不曾輸，第三局我本來要和棋，他不肯罷了。」

那些凡事都想勝人一籌的人，住所要比別人寬敞，座駕要比別人豪華，孩子考的分數也要比別人高，彷彿唯有如此，才能滋生優越感。

《太平廣記》轉引過一個記載，滿座的學士讀到郭璞《遊仙詩》中「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一句，紛紛稱讚，這時一個叫石動筒的人起身，稱自己作詩能勝郭璞一倍。大家都很期待，等待看石動筒的發揮，誰知他詠道：「青溪二千仞，中有二道士」，一千仞變成二千仞，一道士變成二道士，果然「勝」出一倍。

黑石集團聯合創始人蘇世民前幾年推出自傳《我的經驗與教訓》，其中記錄了他初入職場的一段經歷。當時他從耶魯大學畢業的同窗起薪都是一萬美元，蘇世民獲得工作邀約時，公司給出的起薪亦是一萬美元，蘇世民卻堅持要一萬零五百美元的薪資，聲稱這對一家公司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對他來說非常重要，因為他需要那多出的五百美元，從而能成為班裏收入最高的人。

想起某年情人節，單位同事聚一起閒談，A同事晒出老公發來的紅包，笑意盈盈，B同事不甘示弱，立馬展示收到的轉賬，穩穩壓過A同事。這時C同事淡然開口，說家中「財政大權」早由自己掌管，很久沒收到老公紅包了，情人節「賞」了老公幾百塊當零花錢。C同事此言一出，A和B同事瞬間顯得「矮」了半截，她跳出數字比拼，也算是「勝伊一倍」。

伏牛山
喬　苓
逢周三、四見報

初訪巴黎

還記得八年前第一次去巴黎，是在六月下旬。飛機一大早降落在戴高樂機場，一看時間，才早上七點出頭，但窗外已十分光亮。過完關取好行李出來時，卻已八點多，巴黎的海關設計十分不合理，手持歐盟護照的人早已入關，我們這群外國遊客卻擠在兩個小窗口前，排了很久的隊。

出得機場後，我抬頭望了一眼巴黎清晨的天空，藍藍的天上飄着淡淡的雲。天清氣爽，是個晴朗涼爽的夏日，微涼卻不至覺得冷。我們與司機碰頭後，決定先去酒店放行李和辦理入住，結果遇上早高峰，進城的車流如鯽，車子走走停停，待我們到達酒店時，已是上午十點——巴黎塞起車來也十分要命。不過即便塞車，作為第一次來巴黎的遊客，我和W小姐內心依然非常興奮，壓根不覺煩躁。我們一路上看着郊野景色逐漸蛻變為久聞不如一見的巴黎街景，心情也就越發激動起來。

還記得第一次看到藍天映襯下的巴黎聖母院（Notre–Dame de Paris），那種在照片上見過無數次的名勝終於出現在眼前時的震撼令人印象深刻。

這麼早到酒店，果然還不能入住。不過巴黎文華東方酒店還算周到，幫我們寄存了行李，並安排去水療中心沖涼換衣休息。洗了個澡後，整個人都清醒了，我們決定趁時間尚早先去凡爾賽宮（Château de Versailles）。出門前，酒店工作人員貼心地為我們打包了早餐。

凡爾賽宮位於巴黎西南郊外，距離酒店有四十多分鐘車程。我們路過凱旋門，穿過十六區，跨過塞納河，沿途景觀從巴黎古城漸次變為鬱鬱葱葱的鄉間景象。到得凡爾賽宮門口的廣場上，才發現排隊的人早已繞了好幾個圈，看來我們來得還是太晚了。

時近中午，巴黎的天空越發顯得碧藍，那日雲稀，隨着微風在天上東一塊西一塊地飄着。偶爾間還會飄來一塊烏雲，我以為會下雨，結果一陣風，烏雲又被吹散了，而太陽也就肆無忌憚地曬下來，讓人睜不開眼。

初到巴黎的那兩天，我總忍不住抬頭去看那一片天空。晴朗時的巴黎天空藍得清澈，把如棉絮般厚厚堆積成型的白雲襯托得無比乾淨。

（「巴黎的天空」五之一）

痴齋囈語
徐　成
逢周四見報

一覽高麗參

說到韓國出名的伴手禮，人參大概是很多人的首選。

可我們平時見到的不是躺在禮盒裏，就是跟酒一起泡在瓶裏，要麼華而不實，要麼遙不可及。很少想過，這個被韓國當地人奉為國寶的根，究竟是怎麼被端上飯桌的。

韓國人吃人參，遠不止我們熟悉的「參雞湯」。每年十月、十一月收成，路邊攤上全堆着白胖胖、剛拔下來的人參，不細看還以為是誰家的蘿蔔。

這種新鮮帶泥的叫水參，水分多還脆，生吃只是微苦，有泥土氣，幾秒過後舌根泛上一絲甜，確實跟蘿蔔異曲同工。

等水參曬乾了，就變成我們更熟悉的白參。水參切成細絲，跟甜脆的梨絲拌在一起，淋上白蜂蜜和柚子醬，就是鮮靈靈的「涼拌水參」。水果作配，苦味成了更通透的留白，反而讓人精神一振。

如果說鮮拌小眾，那炸可就是韓國地道的潮流。走進忠清南道的錦山，這個著名的鮮參集散地，空氣裏瀰漫的都是炸人參的香氣。整顆炸參威風凜凜立在那，看着就想嘗一口。

將人參裹上麵糊丟到滾油中，外殼酥脆，裏面燙軟，高溫鎖住水分，苦味被逼退大半。參肉綿如栗子糯如薯，只剩一絲溫吞的甜。蘸上蜂蜜，味道竟不輸甜品。

如果還是心有抗拒，也可以試試人參蜂蜜牛奶或人參拿鐵，聽起來像黑暗料理，喝着意外地順口，堪稱零成本入門。錦山這個地方，種人參已有一千五百年歷史，「錦山參」三個字幾乎就是高麗參的代名詞。

正官莊這個響噹噹的招牌，工廠就在離它不遠的扶餘。但不管哪個地方想種人參，都得等上四到六年，以六年為最佳。參農要給它搭遮蔭棚、防寒紗，一點不能馬虎，人參熬足年頭挖走，田地還要再歇十年。這樣看，蘸參的蜂蜜，甜是蜜蜂忙出來的；而參肉裏的回甘，卻是土地先墊付的。

食　色
判　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四十歲前人找病，四十歲後病找人。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優秀樓門長」

文藝這輩子風風火火。十六歲是南海艦隊的女兵，退役後上大學學新聞，畢業後當記者多年，她是我的大學同學。不久前接到她傳來一張獎狀，上面寫着「在推進米高店友好社區建設中，您扎根樓門、服務鄰里，以責任和熱忱架起社區與居民的連心橋。」我笑說，從前扎根邊疆保家衛國，現在扎根樓門，服務大眾，是一個優秀的樓門長。

兩年前退休的文藝就沒有停下來過，她牽頭組建公益宣講團，帶領宣講隊員走進社區、校園，開展紅色宣講、書香閱讀、傳統文化普及活動，講海軍故事、講革命歷史、講匠人傳承，把紅色種子撒在青少年心中。她通過公益活動思考基層治理實踐並寫文章發到各大平台，不為宣傳小區，是想讓更多人看見這個群體的不容易。文藝歌唱得很好，參加社區合唱團還拿了銀獎，組建女子跑團帶着媽媽們鍛煉。去年業委會選舉，她本來只是去投票，唱票時竟名列第一。她推辭說沒經驗，鄰居們不答應：「你是軍人，是黨員，又會寫文章，為小區做了那麼多事，你不上誰上？」

文藝曾是一位優秀的記者，上大學時，因為我們是新聞專業，傳達室常常有學生們實習的稿費單，文藝的稿費單常常排成一排。畢業後她留在新華社總部，社裏各種活動都是她做主持人，多才多藝。

從戎裝衛國、執筆傳聲，到扎根社區、服務鄰里。身份雖變，初心不改。有人叫她「優秀樓門長」，她笑笑：「我就是個閒不住的老兵。」

九連環
薩日朗
逢周四見報

探店熱潮

TVB新推出的飲食節目《美食強人》播出後，得到不少回響。這個節目最讓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在於它打破了傳統美食節目「好話說盡」的套路。製作組找來跨越不同界別的神秘美食家，從經驗豐富的名廚、滿懷熱忱的廚藝學生、到筆尖犀利的專欄作家與明星藝人，以「暗訪探店」的形式走訪粵港澳大灣區各式食肆。

節目中，各位探店美食家表達意見，分享感受。不時出現各持己見、針鋒相對的場面。雖然口味各有不同，每位食客都會有不同感受；但真實消費者不加濾鏡的真誠評價，成了觀眾眼中極具說服力的「美食指南」。

作為一名資深「吃貨」，筆者看着節目中細緻呈現的地道香港美食，如那焦香四溢的黯然銷魂飯、芝士與番茄醬完美融合的焗豬扒飯、湯鮮麵爽的雲吞麵，以及金黃酥脆的西多士等，早已食指大動、垂涎欲滴。更令人驚喜的是節目對大灣區內地城市美食的開拓，其中一集介紹順德一間獨具匠心的漢堡店，大膽地將順德經典食材「鯪魚餅」及大良牛乳融入西式漢堡之中，中西合璧的創意讓人拍案叫絕，筆者忍不住規劃起帶着家人前往順德探店的行程。

相信這個節目對推廣粵港澳大灣區食肆能發揮極大宣傳效應，當然也有部分能力未及的餐廳獲得負評。至於節目主持中，曾有飲食節目經驗的龔嘉欣，表現一如既往地稱職流暢，節奏掌控得宜；而身為「咖啡達人」的「視帝」陳豪，在主持談話的節奏與臨場反應上，偶爾仍略顯生硬。不過，這個搭檔組合，也帶給觀眾新鮮感。

霏常娛樂
文霏霏
逢周三、四見報

誰對誰錯

地鐵車廂裏，老婦走到關愛座前，伸出右手，指向面前的中年男子，要他讓座。老婦坐下後，沒有道謝，立刻激起了讓座者的怒氣，不平則鳴，並請其他乘客錄影及上載網絡，讓公眾評理。

那男子高聲向老婦說話，是責罵，是憤怒，也是心聲。他全程沒半點粗言穢語，只直視老婦，說了以下內容：「你竟然可以這樣指着我（動動食指），叫我這樣（讓座），你有養過我嗎？我有欠你的嗎？老了就是了不起嗎？」

驟眼看來，那男子像在向長者高聲叫囂，但全場沒人把他叫停。也許附近的乘客都看到老婦的無禮。接着那男子說：「我基於同情心，看見你有需要，我就會自動讓座給你。可是你的態度，指着我，要我滾，把我當什麼？」

旁觀者應都明白男子的委屈，但可能有人認為是小題大做。怎料接下來大家聽到的，確實令人心酸：「你是年老，但我有抑鬱症你知道嗎？我吃藥三年了，我每天只能睡三小時，你知道嗎？」

這時候，全場鴉雀無聲，似乎也在思考，長者跟精神極度疲憊的情緒病患者，究竟誰更急需被關愛。大眾又是否必須啞忍老人在公眾場合的無禮行為？最終，那老婦也沒任何回應，只尷尬地離開座位，走到別的車廂。

網上有人認為男子罵長者就是不對，卻有更多人表示諒解，認為就算有關愛座，長者也不應無禮地命令其他有需要的乘客走開。事件的過程，在短短數分鐘內「反轉」又「反轉」，誰對誰錯，絕對有討論的空間。怎樣才算倚老賣老，怎樣去關顧表面看不到傷患的病者，皆值得深思。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責任編輯：李兆桐